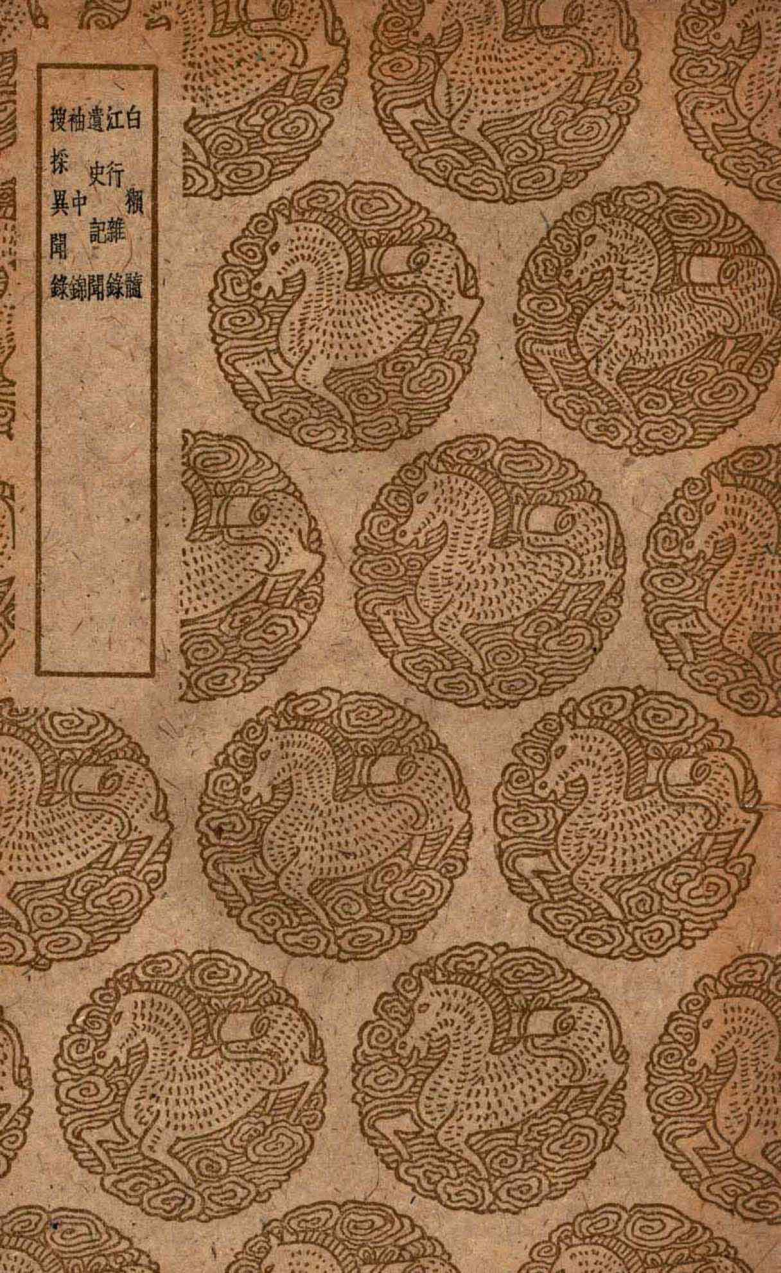


白江遺袖搜
 額行史採
 雜記中異
 龍錄聞錦錄
 聞錄錦錄



白 獺 髓

張仲文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白獺髓及其他四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分刷廠印刷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八

白獬豸

宋張仲文撰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目爲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裒金作綵帳贈教禽獸使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擗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後伎人因從官梁李璵沈作賓沈誥輩與高君會于官苑召至呈伎因以此帳張于園高君見之曰此必淳爲之耳淳台州人後於毛自知榜第三名及第

嘉定丁丑九月臣僚奏孔熉羅知高安孔本三衢人乙亥生仕至都

官以女爲門人鄭復禮盜去遂有此玷復禮乃永嘉士人因善醫而爲孔門館賓與諸子游惟館于民家先數日前因見行部博雞者行部以三文十復禮博之以骰錢祝之得純成欲盜此女隨手得純字更借取一祝再博而又純漫遂因孔君奉祭牙齋壇是夜復禮遂盜此女令弟孝禮携往姑蘇逮曉本家覺復禮與諸子責督警捕人根緝後以復禮之館媼告獲復禮孝禮俱徙刑編置而此女姪免刑押歸本貫且復禮初以博錢卜其吉凶或者謂使其當時不博得成或無此禍殊不知造罪皆理豈有幸免而鬼神亦得陰治之故使之博成而作成其罪矣且夫惟薄之間不謹分嚴豈特孔氏之家乎皆托於報緣恐未當理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京仲遠承祖主此議迭斯

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賁出大樂
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是何樂衆官已有謾文之歎正樂不識樂
器斯人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去其
議遂寢至今其書流行於世但據文而言耳

紹興初行都童謠曰洞洞張河爺娘一似六軍之教場忽民間遺火
自大瓦子至新街約數里是時皆蓆屋後嘉泰初童謠曰掀也
又曰火裏此銀匠
謠語大小皆語及此忽季春楊浩家遺火自龍舌頭
山延燒至艮山門外船塢自南至北僅五十餘里楊浩父子偕竄
海南其時守臣趙善堅殿帥吳曦步帥夏侯恪因是罷去

紹定初御街中瓦前賣糰子者目爲三火下店如此兩三處先因鄭
德懋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御街數千家時有也紅佳麗地灰塵瓦

礫場之語後三年間中瓦後娼戶李博士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是使在家飲酒者府吏王德用連坐被罪至四年九月間李博士橋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門外方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百司一夕迨盡中瓦又爲灰燼此三火之讖明矣王德取斬是時守臣林介殿帥馮榘步帥王虎因是罷去

嘉定間韃虜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爲言者謂戰爲上策守爲中策和爲下策是時胡桀侍郎專主和議會入朝時四明袁燮侍郎與胡公廷爭專主戰守議仍以笏繫胡公額遂下侍從臺諫集議後袁君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袁君曰天眷頻年惜掛冠誰令今日遠長安舉幘莫遂諸生願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害稼彈烏何事却驚驚韓非老子還同傳憑

仗時人品藻看今江東倉使狀元公甫即其子也

秦檜師垣故第即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仙橋後紹興末

年師垣薨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取泥盡堆積府牆及門有無

名人題詩于門曰格天閣在人何在

格天閣乃高宗宸翰賜秦偃檜之家一德格天之閣

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興羅

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牆陰韓侂冑

平原甲第即瑞石北阜爲第後開禧末罪逐後改爲寺監齋舍生

有題二絕于壁曰掀天聲勢秣冰山廣廈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

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蹤不

知郿塢金多少爭似廬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卓郿塢事然摧勢

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著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日招郡學喬木
在家熟訓子希倉而喬生者實無所知乃饗養人爾不能責成其
弟子但委靡依隨而已忽教希倉以旦望祠孔聖令匠依公庠釋
菜儀制鑄造禮器等依奉常行禮同里黃子由尚書聞之欲發譴
會從善知悉令毀棄而逐喬生後希倉公粹紹興日令庖人造燥
子茹子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茹子吏曰草頭下著加即援筆書草
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蒙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
正公趙清獻公程忠惠公朱忠靖公趙忠簡公史越 張毘陵守
像民祠之從善嘗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耆宿經倉憲兩司陳乞以
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承從請既成有郡士朱萬年
題詩于堂曰師畢使衆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家飛上梧桐

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行都人多易貧乏者以其無常產且夫借錢造屋棄產作親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其或借債等得錢首先飾門戶則有漆器裝折却日逐糴米而食妻孥皆衣敝衣跣足而帶金銀釵釧夜則賃被似此者非不知爲費欲其外觀之美而甲心樂爲之耳其語言無實尤可誚如語年中則曰本末語居止則曰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如此等澆薄之語甚多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而書詩曰冠蓋相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遂決捕人而遣之然皂蓋終非中都

所宜用者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
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
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
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
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有一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當初到任日吏輩來獻錢物幾數百
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令作一狀并物白解上司以爲吏
輩以此欲污之吏輩市民等祈告再四而乃令取一櫃以其物悉
置之於櫃中對衆封緘寘于廳治戒曰此任中有一少犯即發此
任內吏民警懼課息俱備以至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此

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賁案至俾舁櫃于舟載而歸矣
又有一內司出官者姓王人初任江右一尉凡事不少恕尤多刻
剥吏民不堪忽於出巡之次偶被市民邀請于宅中宴飲直抵三
鼓飲散而歸兵卒皆醉倒初以爲市民好客不暇詢其蹤跡越月
餘憲司差人邏捕兵卒及此尉赴憲臺錄治謂是夜尉携兵卒強
盜一部民家賁尉司旗仗等訴于憲司而有是獄尋寃得乃其飲
于民家其被苦吏民乘兵卒之醉取其兵器故爲尉來劫掠以敗
其任後案成削去仕籍

環衛官趙逢知泰州蔡闢作教官每過廳一揖而已衆官問闢教授
何故待使長之薄闢云西班不足道逢聞之置之不問若彼此小
人萬一對衆官問闢開基太祖是東班是西班闢有何說儒生斗

管之量傲而自滿闢自小職事叨冒入臺專務以勢力巧舉削婺州太守應命不前以私害公而上疏後出臺除太常少卿點檢不曾作邑清臺掃出首言傲長官之一端也

有一朝士嘗爲相守有醫者以醫藥出入門下頗相善偶元日夜漏未盡在客次伺賀初至已有一客但見此客時時遣人廳事詢問報云猶未醫亦不敢詢之如是凡三數次皆云猶未繼而迨曉辨色矣客怒罵連聲稱不孝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守言之問其狀貌乃其先也云適除夜飲酒過多逮曉方享祀耳蓋夫鬼本陰唯夜可以來耳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叅州在客位其同參者聞爲吳郡人即云猷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醺會目子請猷子石湖先生書口號

曰我是蘇州監本獸與翁上壽獻棺材宗室元來是皇族雨下水
從屋上來石湖入參大政其人尚在選坑老參軍其人來下呼召
參政接見顏溫講同官之好謙和某老獸無用

李晦菴粹伯知杭州除湖北倉使被召除太常寺丞呼太丞一外道
知州來于堂入丞相客位問有甚官虞候報李太丞知州者一揖
而已更不交談忽發問云公大方脉小方脉都理會得又問病也
治難荅曰某專治蒼生心術不正之病丞相先請太常寺丞後除
秘書省入臺遷侍御史知州者來相見獨請茶罷索湯點鱸豸湯
開舊初權臣將用事之日以所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各
賦春景以都城外土物爲題時一朝士姓俞在座分得游春黃浪
詩都城春間湖邊則以泥製黃土偶謂之士宜俞即賦曰兩脚捎空欲弄春一人頭上

又安人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爲陌上塵薄有所譏繼出知茗
雪後嘉定戊辰邊警之變果然將春黃胖起於金門池有杏花園遊人取其黃土藏埋爲人形爾
西湖僧儀嘗以詩上權臣云我本田中一比丘却乘馬不乘牛如今
馬上風波急不似田中得自由權臣以爲謗已遂赭其衣

鄭剛中之鎮蜀也眷奴曰閻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間遺火鄭公出
鎮於火明中獲一旗上有詩乃借東城海棠詩爲之云火星飛上
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銀燭照紅粧公
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楊曼倩古今詞話中亦有一詞

韓詭尚書乃開禧權臣之叔長戶部日嘗親民訟有姓祝人投詞乞
文還賣過光廟謚冊王錢而邈令下所造官司及索其餘欲計其
直次擬文恩院申陳云其餘王已經嘉泰辛酉回祿焚毀不存而

韓於案後判云地理十里有光遂已其事可發一笑

江左士子徐觀國就館于鄱陽尉王君家以館翁被本部告訐減請于州連及觀國被錄到庭遂作墓山溪詞曰儒官措大是官曰都做得宰相故崇下呼召也須同太原公子能武又能文閑暇裏抱琴書車馬時相過樽開北海減請還知麼耐這點徒剛入詞把人點污儒冠屈辱和我被于連累告訐孟嘗君帶累三千箇

秦申王晚年昏老倦於為政軍國大細事悉委其子以傳燭處決號為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知而危疑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但只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申王似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既不之老夫何愧乎王退而言於子弟曰秦公出語謬亂不常不死則禍將作矣未幾果殂